

五代诗话

责任编辑：降云
书名题字：弥松颐

五代詩話
Wudai Shihua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295,000 开本850×1168毫米¹₃₂ 印张14 插页2

198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900

ISBN 7-02-000716-3/I·717 定价 6.40 元

荔鄉先生既成五代詩話，而囑運爲之敍。敍曰：五代之亂極矣，政紀解散，才士凌夷，干戈紛攘，文藝闕如，卽詩歌間有之，亦多比於浮靡噍殺，愀然亡國之音者皆是也，烏覩所謂風雅者乎！然夷考其時，若韋莊、陳陶、羅隱、和凝、楊凝式、王貞白、杜荀鶴、韓熙載、徐仲雅，以及黃滔、廖圓、齊己、貫休諸人，或清麗可喜，或怪峭自異，其爲詩之源流本末，及夫唱酬往復，異同高下之轍致，蓋亦有足採者。居今之世，論古之爲，雖閏位餘分，詩篇失次，要亦文人韻士得失之林也。豈唯盛時，如自開平以訖顯德，上下六七十年，推挹逸韻流風，猶足以踵晚唐啓初宋。論者或以爲鄙淺不足道。如此，是觀列國之風而廢曹檜也。然則五代史記、十國春秋，亦將略而不錄也，而可乎？荔鄉先生因漁洋王司寇舊本，爲五代詩話凡十卷，頗有所增補刪正，於是五姓十國之遺文軼事，資以有考見；五季以來數十百詩人之聲音笑貌，宛然明白。於戲，此書固全唐詩話以後，宋人詩話以前，誠有其不可少者哉！荔鄉先生自序，以書本王氏，謂如諸少孫之補史記。今固未見王氏舊本，顧據荔鄉所刪潤，庶幾擬之太史公之因國語、楚漢春秋者，少孫不足倫也。或又病其所載仙佛鬼怪之流，其文不無汗漫。余以爲稗官野史，方言叢譚，作史者可不道，編詩話者不可不錄，義取博見，體有別裁，傳曰：『傳聞異辭。』夫亦各有所當也。荔鄉先生爲吾郡太守，簿領之暇，繙書不輟，別輯詩話醜辭、全蜀詩話，都已裒然成書，余未暇受讀，亦無能裁助一二，要其搜羅採訂之功，亦健矣哉。山左真如牛運震序。

史記事，詩言志，詩話當如說部之類，特有韻語。事之互見，則亦補史之闕。五季自開平逮顯德，不五十年，五易國而八姓，電光泡影，天地閉，賢人隱，葉少蘊謂之空國無人。然而板蕩流離，瑣尾興悲，何嘗不與二雅三頌並歸刪輯。於稽其世，唐末詩人如羅隱、韋莊、韓偓輩，往往流落江南、吳越、荆、楚諸國，觸事愴懷，固不乏激昂清越之音；其雕琢禽魚，流連花草，則亦時有賦物能工者焉。蓋李唐之殿，趙宋先路，風流依依未泯也。漁洋老，謝病歸田，自行世諸書外，有五代詩話之作，意似爲剩水殘烟，歸奇成閨，閒亦自稱斐然，時見於他說，顧未睹其書也。吾友荔鄉先生，八閩名材，揚扢風雅，瓣香老人，不愧後身，多方購求，刪複正訛，險覓狂搜，引書二百六十七，增數以千計，奔筭不以示人。會守吾郡，雅不予以狹，朋酒酌歡，出屬序焉。予觀五代之世，分裂割據極矣，君如置吏，國等傳郵，其時將相守令，可與扶天下配古名臣者，殊不概見。論者頗疑雲門、臨濟、德山、趙州數十輩人，爲潰溢地，讀史尚論，歎遺老之莫存。又謂事跡實錄，詳於舊記。陶岳則有五代史補，蓋病其略也。是書狐集千腋，鯖會五家，大者表高節，闡奇忠，用以見破碎支離邦家淪喪之秋，尚留天理之常存，而徵人心之不死，大書特書，可當史論一則；而結社連茵，樽酒論文，足資騷人逸興無論已。昔劉歆西京雜記，葛稚川以爲漢書所不取；近代胡元瑞、陳晦伯作正楊，吳脩齡作正錢，漁洋並非之，

等諸辨坡。余謂班史於典章制度已極燦備，無庸更補；正楊錢各書，乃專事詆譏。先生發凡起例，拾遺補闕，得微顯闡幽之趣，成彰往察來之能，述之功不啻倍於作矣。其爲裨補柱下，備掌故，資遺獻，詎僅顏監之注班，實裴松之注三國云爾哉。又先生屬敍，談次及史，云：歐實有闕，散錢頗有，只尚須串，功可二年。意色勃如。爲並誌於末，幸無忘，不勝大願。

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子，小陽月望日，治下年家學晚生邱仰文拜書於種竹齋茅舍。

五季兵戈之際，風雅凌夷。談藝至此，等諸季札觀樂，自鄙無譏已矣。然自光化、天復以來，下逮乾德、建隆之際，首尾六七十年，是不一姓，中間建國立名號者，且以十計，短什長吟，亦復多如束筍。上者刻羽引商，激昂忠孝；次者嘲風弄月，陶冶性情；以至詞人之賦，狎客之篇，緇黃澹泊之音，香粉纏綿之作，莫不有贊句之可採，與本事之堪傳，彙爲核焉，亦知人論世之一助也。向聞漁洋先生有五代詩話祕本，未經鏤板，見者絕希，近始於歷亭朱氏處乞付鈔胥。披覽之餘，知爲先生暮年手輯，未及成書，不精不詳，其有待於後人之修潤者，正復不少。不揣固陋，輒據此爲藁本，複者芟之，舛訛者訂正之，更援褚少孫補史記、劉孝標註世說之例，抄撮羣言，增益其所未備。昔先生之纂才調集也，自居於韋氏之諍臣，余不敏，亦竊附於先生之諍臣，瓣香可接，倘亦前賢之所心焉許乎？是役也，涉筆於丁卯暮春，中以公事頻煩，時復捨去，蓋迄今歲夏五，而始袁然成書。間出以示一二友人，頗蒙許可，有謂余者曰：五代，一殘山剩水也。五代之詩，一時鳥候蟲也。今吾子費日力於斯，原原本本，細大不捐，試取漁洋前編，兩相較勘，所因者固笙磬之同音，而所刪所補者卽未必不如琴瑟之更張，而簫管之備舉也，詩話云平哉，卽以作史家之外傳焉可矣。余瑟縮不敢當，姑爲識其崖略如此。別有緒論，則於義例發之。

乾隆十三年，歲在著雍執徐，臯月既望，晉安鄭方坤書於棣州官署之杞菊軒。

五代詩話，吾叔父增訂漁洋王氏之書之所爲作也。書成，使天錦識其後。竊惟五代事蹟叢雜，歐陽公史記簡古直逼馬班，學者猶議其多墨漏，自趙宋以後，別思操簡者，無慮十數家，至本朝吳志伊氏著十國春秋，而紀載大備。吾叔父之增訂此書，猶前志也。然天錦以爲史不妨略，而詩話不可不詳。蓋史紀大綱大法，取明勸戒、辨興亡而已。非是，雖有美談盛事，概削不書。故今人之所收者，未必其非古人之所棄，謂謹嚴之體固如是也。詩話以本事證本詩，其源出於序傳箋疏，文不備則事不彰，事不彰則作者之意旨不顯。卽以三百篇論，惟鴻鵠、北山、碩人、清人、黃鳥諸詩，見於尚書、孟子、左傳者，人無異議，其他率一彼一此，聚訟紛然，詩話之爲功於詩也尚矣。五代餘分閏位，論者謂其詩詞嵬瑣，本事益無足存。天錦則謂士生盛時，昌言無諱，不特賡麗朝廟之作，卽感時撫事，若杜、韓、元、白集中所載，皆指陳得失，不待訓詁而明。惟遭時分裂，土氣佛鬱而不得伸，而又猜忌相尋，動多觸闕，故一時作者，咸自托於含酸茹歎，倘恍不可究詰之詞，幸其軼事流傳，時時見於他說，使百世下探索而不得其解者，按籍以考，則緣情體物，類皆有爲而言，此則詩話之必不可無，而在五代爲尤宜詳備者也。昔漁洋先生草創未就，以待後人，迄今數十年，曾無踵事。吾叔乃獨起而潤色補苴之，雖仍舊名，體例固多獨創，如淮陰侯之奪趙幟，壁壘一新；如漢武之營建章宮，門戶獨闢。使漁

詳可作，其拊手而歎起予焉必也。是故無十國春秋，不害其爲歐史；無吾叔父筆削，五代詩話卽不成書。世之君子合舊本觀之，亦可以知其爲藝苑之公言，而非家庭阿好之論也已。天錦承命，謬書所見如右。至是書，先中朝，後列國，表忠臣志士之隱，綜紀言紀事之全，一以史法爲權衡，顧皆序例所詳，不復置論云。

乾隆甲戌孟春望日，受業姪天錦敬識於堯署之舊雨軒。

例　　言

詩盛於唐，而縱橫變化於宋。五代雖云中熄，源流正變，正自一脈相承。歷觀前志，殷文圭、杜荀鶴等作，猶唐音也；徐鉉、陶穀、鄭文寶諸人，則宋調矣。茲編非以選詩，然因詩徵事，卽事知人，時世推遷，體格因之互異，上下百年間，風雅盛衰之故，略可覩矣。

五代中原多故，風流歇絕，固不若割據諸邦，猶能以文學顯。此朱竹垞先生詞綜標目，有五代十國之稱也。今考吳越、荆南，始終奉中朝正朔；餘則唐、蜀、閩、漢，或暫合而旋離，或先違而後附；而北漢建國歷三十年，並無一詩人可紀，則固未全乎十之數矣。故依原本，仍以『五代』名書，亦猶通鑑之以中原紀年，而他國事實不妨互見云爾。

唐末人品以司空表聖爲第一，其論詩亦超超玄箸，如所云『味在酸鹹之外』，及『采采流水，蓬蓬遠春』，『落花無言，人淡如菊』等語，色相俱空，已入禪家三昧。漁洋先生亦亟稱其詩爲晚唐人之冠，獨怪其編詩話也，曾不採掇片詞，非以其身不仕梁，全乎其爲唐臣，故特別之於五代乎？然從來選元詩者，必首及野史亭；東澗之列朝集，亦於王逢、丁鶴年，暨鐵厓、金栗、雲林諸老，大書特書。竊倣此意，藉作斯集弁冕。『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敗楮殘毫，頓覺星芒作作。

十國文物，首推南唐、西蜀，閩則韓、黃、翁、徐諸君子，連茵接軫，美秀而文，所謂『永嘉之末，猶聞正始之音』者也。楚風不競，而天策十八學士，炳炳琅琅，亦拔戟自成一隊。吳越似稍亞，然有羅江東一人，便大爲浙水吳山生色。孫光憲之於荆南也亦然，誰謂賢者之無益於人國哉？

韓致光爲玉溪之別子；韋端己乃香山之替人；羅昭諫感事傷時，激昂排奡，以追配杜紫微，庶幾無愧；三公競爽，可稱華嶽三峯。佳話流傳，並秀句之膾炙人口者，正難枚舉。原本所載太簡，韋相尤寥寥，豈真曰少之爲貴耶？蟬穿獺祭，亟錄五十餘條。赤水遺其玄珠，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三公不獨以詩鳴也，其大節固自可觀。當朱三飛揚跋扈時，致光以一詞臣，觸虎狼之怒而去，迨後流落閩南，紫氣黃旗，日望乘輿返正，所作詩文止署唐朝官職，此與淵明之書甲子何異。昭諫說錢武肅舉兵討梁，事見通鑑，其詠松云：『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行芳志潔，有慨乎其言之也。端己爲王蜀作書，所云『墨詔之中，汨痕猶在，枕戈待旦，思爲主上報仇』者，大義凜然，自天復、天祐以還，未聞斯語。聞再幸梁洋之作，戀闕情深，與羅之中元甲子、韓之六月四日諸律，如響應聲，同其忠愛。文人浮薄，賴三君子一雪此言，史不云乎，矇矇焉與琨玉秋霜比質也。

詩話者何謂？所話者詩也。離乎詩而泛及焉，則類書耳，野史耳，雜事羣碎錄耳，又何算焉？原本僅四百餘則，然中之可商者正多，羅隱謝表，殷文圭啓事，此自四六駢詞，何關吟詠？更若李氏藏書，太原草檄，和凝之諭癡符，桑維翰之鑄鐵硯，徐寅之獻過大梁賦，雖有事蹟堪尋，要無聲律可採。諸如此類，概從芟蕪。至方干、鄭谷、唐球之顯爲唐人，非傳聞異詞比，奮筆刪之，不爲過矣。

黃滔之於閩，歐陽炯、牛嶠之於蜀，陳陶之於南唐，皆籍甚一時，爲詩人之眉目，瑣事卮言，散見於稗官野乘者，不一而足。原本佚其姓名，有如殷璠、元結之選唐詩，不及李杜一字，可怪也。極意闡幽，本末乃粲然具舉，誦其詩，論其世，庶足慰好古者之心。

蘇東坡演陌上花，晁無咎撰芳儀曲，掩抑低徊，千秋絕唱，雖非五代之詩，要爲五代而作，聽其缺略可乎？又有點化前人語言而自成妙句者，如山谷『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之類，溯厥由來，悉爲增入，貪多務得，推波助瀾，延壽猥瑣之譏，知不免耳。

箴也，銘也，贊也，酒令也，下里之謡也，破冢之刻石也，宗門之偈語也，仙壇之未來讖也，非詩也，顧均之爲有韻之言，則各從乎其類。他如『雨過青天雲破處』，周世宗之批窯器也，則固七絕之後語矣；『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蜀主孟昶之署桃符也，則爲五律之佳聯矣。酒客乾喉之句，語效俳諧，露頭一日之詞，體成離合。至『一段聖琉璃』之應制，『數枝婪尾春』之詠物，單詞流播，亦可擬『楓落吳江』矣。披沙簡金，搜者既矜爲創獲，揮犀捉塵，覽者各飫厥新聞。

史氏有記言、記事之分，詩話固小說家言，要亦同此義例。試卽杜荀鶴一人而論，編中所引洛陽舊聞、洞微志、全唐詩話等書，皆記事也；若野客叢書、漁隱叢話，及老學庵筆記，或加品評，或資辨訂，則近乎記言之體矣。舉一以概其餘，據摭雖多，義例固自井井。

詞者詩之餘，五代人最擅場。本事纖穠，亦復感均頑艷。『小樓昨夜』，亡國之音哀以思乎？『試香纖手』，詞人之賦麗以淫乎？『疎星度河漢』，長門擣素之遺；『驚膠續斷絃』，子夜、懊儂之變。花間酒

畔，往往援作談資。余於詞品，別已薈萃成書，茲集仍不妨互見，離之固爲雙美，合之亦豈必兩傷耶？宮闈之作首推花藥夫人；緇流則禪月稱奇，而已公其羽翼也；仙客則純陽最著，而圖南其驂乘也。凡有叢談，悉經掌錄。至於明溪之莘七娘，羅源之月華、雪英二女，以及花田荔譜，亦各拾其香草，別以外篇，怪牒神經，異於點鬼簿也。

唐宋纂書，凡所援引，必繫原書出處，較若列眉。明人鹵莽滅裂，往往不標書目，遂使稱予者，不知其爲何人；稱上者，不知其爲何君；稱本朝者，不知其爲何代。展閱未終，昏昏欲睡。且安知其非杜撰乎？不佞甲子以來頗事鉛槧，所脫稿者，有經稗、嶺海叢編、嶺海文編、全蜀詩話、詩話醍醐、四六談柄、詞林玉屑等書，抄撮羣言，計不下千五百種，不敢攘古自益，必分注其書名於本條下，庶便考訂，今五代詩話成，猶此志也。惟是南轍北轍，久嗟三篋之亡；海澨山陬，苦乏一觀之借。重以簿書期會，碌碌居諸，編剗之志徒殷，墨漏之譏不少，拾遺補闕，願俟異日，博雅君子，其庶幾匡予不逮云。

是書博採窮搜，最費日力，經再易稿乃成，繕錄校讎皆出內弟林其丹向廩之手。會吳門馮若渠元遺使君在棠邑見之，力以剖劂自任。時君將入都，爲停車三月，卒事乃行。嗟乎，玄成千古，相知僅有童烏，賦著三都，外議猶譏偷父。不佞乃獨藉二三朋好贊翼，以底于成。牽連書之，既志余感，且以賀是書之遺也。

荔鄉鄭方坤識。

五代詩話引用書目

五代史

通鑑綱目

通鑑綱目質實

十國春秋

十國春秋注

馬令南唐書

陸游南唐書

東都事略

南唐近事

江南野錄

江南野史

江表志

吳越備史

順存錄

蜀檮杌

鑑戒錄

閩書

閩中考

五國故事

湖湘故事

三楚新錄

唐宋遺史

洛陽舊聞

大定錄

天下大定錄

碑史彙編

宋碑類鈔

太平廣記

王氏見聞錄

北夢瑣言

清異錄

東坡志林

避暑錄話

侯鯖錄

青箱雜記

聞見前錄

五代詩話　書目

聞見後錄	游宦紀聞	幕府燕閒錄
湘山野錄	雅言系述	猗覺寮雜記
續湘山野錄	雅言雜錄	南部新書
宋類苑	雅言雜載	聞談錄
懶真子	郡閣雅談	青瑣高議
東軒筆錄	澠水燕談錄	青瑣集
雲麓漫抄	郡閣閒談	青瑣後集
國老談苑	摭言	竹窗雜錄
翰府名談	鶴林玉露	槁簡贅筆
楓窗小牘	玉堂閒話	復齋漫錄
石林燕語	翰林名贊	鐵圍山叢談
中興館閣錄	翰苑羣書	玉溪編事
夢溪筆談	遜齋閒話	茅亭客話
老學庵筆記	江鄰幾雜志	揮麈前錄
玉壺清話	資暇錄	揮麈後錄
野客叢書		
金鑾密記		
揮麈餘話		

纂要

異聞錄

搜采異聞錄

夷堅志

稽神錄

洞微志

採異志

涉異志

說苑

談賓錄

善譖集

演繁露

叢苑

漁隱叢話

西溪叢話

野人閒話

摭遺

捫蟲新話

三山老人語錄

羣碎錄

藝苑雌黃

五溪論事

能改齋漫錄

冷齋夜話

燈下閒笑

深雪偶談

林下偶談

容齋隨筆

容齋三筆

蒙齋筆談

玉堂嘉話

嘉話補遺

賓退錄

碧溪漫志

桂苑雜錄

金坡遺事

辟寒錄

雪舟脞語

脞說後集

學林新編

雪浪齋日記

易學辨惑

研北雜志

六硯齋筆記

輟耕錄

五代詩話書目

筆衡

筆塵

綠水亭雜識

焦氏筆乘

焦氏類林

少室山房筆叢

丹鉛總錄

委巷叢談

五雜組

餘冬序錄

學圃葦蓀

留青日札

續耳談

金陵舊事

情史

塵史

天中記

金罍子

寒夜錄

野獲編

榕陰新檢

筆精

文海披沙

藝林伐山

紫桃軒雜綴

湧幢小品

赤雅

通雅

因樹屋書影

分甘餘話

天祿識餘

知新錄

居易錄

池北偶談

香祖筆記

潛邱劄記

堅瓠集

金鳳外傳

耿先生傳

侍兒小名錄

列仙通紀

指月錄

唐詩紀事

全唐詩話

全唐詩錄

宋詩鈔小傳

詩史

續本事詩

抒情詩	桐江詩話	漁洋詩話
唐人試帖	韻語陽秋	静志居詩話
韻語陽秋	潘子真詩話	蜀中詩話
詩話雋永	石林詩話	四六話
古今詩話	竹坡詩話	詞品
詩話總龜	誠齋詩話	詞苑叢談
六一詩話	二老堂詩話	韻學要指
溫公詩話	後村詩話	韵府
後山詩話	庚溪詩話	萬姓統譜
西清詩話	漫叟詩話	尚友錄
中山詩話	臨漢詩話	東觀餘論
蔡寬夫詩話	高齋詩話	書苑菁華
碧溪詩話	敬君詩話	宣和畫譜
彥周詩話	南濠詩話	宣和畫譜
金玉詩話	小草齋詩話	聲畫集
王直方詩話	西河詩話	五代名畫補遺